

东方玉经典武侠作品专辑



三陵七劍

東方玉著



海南出版社

兰陵七剑

东方玉 著

—

海南出版社

兰陵七剑

东方玉 著

二

海南出版社

兰陵七剑

东方玉 著

三

海南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“岳家”剑法崔家萧，卫十六笔薄一刀”这四家人家，各以家传武功，闻名于世，近百年来，始终为武林推崇。然而，也正因此声誉，几乎落人家破人亡，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这是一个仲夏之夜，繁星满天，山影空朦。主人翁南振岳便从这里开始了探寻身世之谜，明查暗访仇家的复仇之举。他在紫竹庵母子相逢，得到了一张千金难买的“秘方”。在十死之谷舅甥相认，练成了祖传的“兰陵七剑”。从此，他身怀师傅传授的绝艺“擎天三式”和祖传的“兰陵七剑”与结拜义弟并辔江湖，闯龙门三关，大战九里琴魔，独斗五毒，技震“南中七剑”。顿时，威名远扬。

素有“托塔天王”之称的武林奇人，洞察江湖危机，得知太阴宫主以古桃花源为巢穴，创立太阴教，意欲称霸武林。他急上梵净山，邀约佛门神尼，率同九大门派，调兵遣将，安排奇计。一举捣毁太阴教巢穴，报了四家不共戴天之仇，为武林避免了一场杀劫，为天下赢来了祥和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千里求方	(1)
第 二 章	引人入峒	(30)
第 三 章	十死之谷	(59)
第 四 章	兰陵七剑	(88)
第 五 章	云中四将	(126)
第 六 章	并辔江湖	(155)
第 七 章	龙门三关	(182)
第 八 章	香堂大典	(210)
第 九 章	涌波狂澜	(230)

目 录

第 十 章	山雨欲来	(251)
第 十 一 章	意外奇遇	(289)
第 十 二 章	毒如蛇蝎	(322)
第 十 三 章	深山问津	(339)
第 十 四 章	将计就计	(376)
第 十 五 章	唬人一招	(413)
第 十 六 章	古桃花源	(431)
第 十 七 章	步入危机	(466)
第 十 八 章	七剑威扬	(492)

目 录

第 十 九 章	托塔天王	(503)
第 二 十 章	天罗地网	(546)
第二十一章	弄假成真	(565)
第二十二章	长途多变	(584)
第二十三章	敌友难辨	(602)
第二十四章	三分天下	(628)
第二十五章	调虎离山	(657)
第二十六章	独斗五毒	(675)
第二十七章	十招之约	(704)
第二十八章	离奇症候	(723)

第一章 千里求方

太室山南麓，平坦的黄土地上，突出着一块两丈多高，六七尺宽的巨石，石中间一线分裂，很多游客，都投钱进去，以卜吉凶，这是夏后启母石！

相传是夏禹之后涂山氏的妹妹，她生了启之后，就羽化成石，为嵩山最古老最珍贵的古迹，汉武帝曾在这里建了一座启母庙，但经过两千多年的兵焚战乱，庙已不存，只有启母石依然巍峙在山麓！

启母石左侧，修篁千竿，中间有座尼庵，叫做紫竹庵，一共只有两进房屋，因为规模极小，香火不盛，平日庵门常闭。

这是一个仲夏之夜，繁星在天，山影空朦。

紫竹庵后进，隔着一个小天井，是一间陈设简单的佛堂，佛桌上供着一尊白石观音大士，一盏油灯，和一个古铜小香炉、一灯如豆，香烟袅袅！

佛桌左侧，坐着一个缁衣老尼，用竹签挑着经卷，默默低诵，状极虔诚！

蓦地，庵前响起一声震慑心神的划空长笑！

笑声在万籁俱寂的山野之间，愈显得嘹亮阴森！

佛前油灯，也起了微微晃动，就在这一瞬间，这间小小的佛堂中，已经多了一个高大人影！

这是一个身穿墨绿长袍的老人，双肩微耸，两道炯炯有神的眼目放，打量着缙衣老尼，瘦削的脸上，似笑非笑！

缙衣老尼敢情还没发觉这位不速之客，只是默默诵经如故。

半晌，绿袍老人扬头一阵咯咯怪笑，双拳一抱，大声道：“岳大娘请了，恕老朽有扰清修。”

缙衣老尼身子微微一震，口中惊“啊”一声，慌忙放下竹签，抬头望着绿袍老人，起身合十道：“老施主是谁？黄昏光临小庵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绿袍老人嘿然笑道：“大娘装得真像！”

缙衣老尼后退半步，依然合十当胸，惶惑的道：“贫尼了因，老施主莫要认错了人？”

绿袍老人目光如炬，大笑道：“大娘何须隐瞒，老朽此来，并无恶意。”

缙衣老尼神色稍定，连连摇手道：“贫尼自幼剃度出家，主持小庵，也将近三十年了，不是什么岳大娘，老施主当真认错了人？”

绿袍老人脸现诡笑，说道：“大娘不必误会，自从岳大侠故世之后，帮主一直关怀着岳氏遗属，这多年来，曾经派人四出查访，都没有消息，没想到大娘皈依佛门，隐居此地。”

缙衣老尼攥攥眉，道：“老施主说的，贫尼真是一无所知，贫尼夜课未完，老施主请吧！”

绿袍老人脸色一沉，不悦道：“大娘把老朽看作何等样人？有道是真人面前，不用说假，大娘既在这里，令郎自

然也有了下落，帮主……”

缙衣老尼身躯起了一阵颤动，没待他说完，喃喃自语道：“真人面前不必说假……”

蓦地抬头问道：“老施主是奉公孙帮主之命来的了？”

绿袍老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帮主一再交待，要大家留意大娘和令郎的行踪。”

缙衣老尼神色一变，冷笑道：“公孙敖果然还不肯放过我们母子？”

绿袍老人道：“大娘这是误会。”

缙衣老尼道：“贫尼隐迹此地，想必公孙敖也知道了？”

绿袍老人大笑道：“大娘隐居此地，老朽还是今晚才知道的。”

缙衣老尼突然目放精光，点头道：“很好，那么老施主不用走了！”

绿袍老人愕然道：“大娘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缙衣老尼缓缓从佛桌上取过那支翻动经卷的竹签，遥指绿袍老人，双目神光湛湛，说道：“贫尼皈依佛门，十数年前，从未开过杀戒，但老施主既然认出贫尼，今晚说不得只好破戒了！”

绿袍老人脸色一变，大笑说：“岳大娘，你想灭口？”

缙衣老尼凛然道：“贫尼实逼如此……”

佛堂中，陡然剑风飞施，无数签影，充塞一室！

一声惨叫之后，顿归寂然！绿袍老人长袍破碎，满身血污，直挺挺倒卧阶前！

缙衣老尼也脸色惨白，靠着室内墙壁，不住的喘息！

清朗月光，射入佛堂，但见桌椅悉成碎片，窗也被震得粉碎，室内几乎无一完整之物！

缁衣老尼废然长叹！

她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击，会有如此凌厉威势，更想不到自己三十年勤修苦练的真力，会随着这凌厉一击，消耗殆尽！

经过一阵调息，缁衣老尼缓缓回转禅房，取出一樽久已放置不用的“消骨散”，撒到绿袍老人尸体之上。

眼看着一具高大尸体，顷刻之间，渐渐化成一滩黄水，她深深吁了口气，合十向空，喃喃说道：

“但愿我佛慈悲，弟子这是无可奈何之事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蓦然庵前，响起一声马嘶之声，一阵阵得得蹄声，及庵而止。

一个疾服劲装的夜行人，已在墙头出现。

缁衣老尼皱皱眉，低沉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夜行人闻声一凛，赶忙跃落天井，抬头瞧到石阶上站着的缁衣老尼，立即趋前几步，抱拳说道：“在下奉家师之命，专程叩谒庵主老师傅来的。”

月光之下，这夜行人长得眉目俊朗，看去不过二十出头。

缁衣老尼双目微微一闭，徐徐说道：“贫尼就是此庵主持，小施主令师是谁？”

夜行人慌忙跪拜下去，道：“弟子南振岳，叩见老师傅，家师洪山道士。”

缁衣老尼揉揉目光，只是向南振岳身上不停的打量，同

时身躯起了一阵轻颤，啊道：“小施主快快请起，令师叫你来做什？”

南振岳站起身子，恭敬的道：“家师因昔年旧伤复发，特命弟子前来，向老师傅乞求灵方。”

缁衣老尼点点头道：“小施主请随贫尼来。”

转身进入禅房，点起油灯，一面问道：“令师旧伤，已有多久了？”

南振岳道：“一十八年。”

“好！”

缁衣老尼“好”字出口，突然一个转身，双臂一圈，一招“击鼓撞钟”，直向南振岳左右“太阳穴”攻到。

南振岳蓦然一惊，但他立时想起临行之时，师傅曾说：“庵主也许不相信你是洪山道士的徒弟，要你练一招给她瞧瞧，你只准使一招‘日月双悬’。”

如今庵主这招“击鼓撞钟”，果然只有“日月双悬”才能化解！

缁衣老尼这招“击鼓撞钟”，原来是一个虚招，拳到中途，便自撤回，目光一掠，业已瞧到南振岳左手掌心一颗鲜明的红痣！

身形后退了几步，喘息道：“你叫南振岳？”

南振岳才一亮开招式，瞥见缁衣老尼已自收攻势，也连忙双掌一收，恭身应了声“是”，心中却不禁暗暗奇怪，付道：“原来这位庵主，竟是不会武功之人，看她使出半招‘击鼓撞钟’，就累得喘起气来！”

缁衣老尼点点头，走到靠壁一口木橱前面，伸手拉开

抽屜，从一堆破布线团中间，找了一会，才翻出一张业已发黄的纸条，打开瞧了瞧，才一手递过，一面郑重地说道：

“就是这张方子，专治陈伤，这是千金难买的秘方，你千万小心，不可遗失。”

南振岳双手接过，低头一瞧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七色草、七里香、凤尾草，对开花，活血草，洞里仙，闹杨花根，金雀花根，雪里开花，倒插金钗，龙瓦金钱，金鸡独立，独将擒五，单鞭救主，过山龙草，九死还魂草。”

除了这一大堆稀奇古怪的药名，和用药份量，边上还注着童便浸、盐水洗等炮制之法。

南振岳心头暗暗一怔，心想这些药名，自己从没听说过？

缁衣老尼回到禅榻上坐定，她似已瞧出南振岳的心意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这是一张草药方，除了第一味七色草，普天之下，只有云南蒙山才有，其余的草药，并不难找，七色草是这张方中的主药，令师旧伤复发，小施主非去一趟云南不可。”

南振岳躬身道：“家师吩咐，一切听老师傅指示。”

缁衣老尼点点头道：“七色草生长乌蒙山幽谷之中，不是轻易就可找寻得到，贫尼有一位故人，就住在乌蒙山下黄栗树附近，此人是一位草药郎中，精研各种药草，大家都叫他木郎中，小施主找到了他，只要说是老尼叫你去的，他自会替你吧草药配全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双目微闭，挥挥手道：“小施主可以去了。”

南振岳把药方摺好，揣入怀中，缁衣老尼又道：“小施

主千万不可把这张方子丢了。”

南振岳心中暗想：“自己师傅平日博古通今，好像无所不能，但他老人家因昔年旧伤复发，巴巴的要自己不远千里，赶来求取这张药方，可见这张药方，非同寻常，自己那会把它轻易丢弃？”

心念转动，口中还是恭敬的应了声是，一面躬身道：“多谢老师傅，晚辈这就告辞。”

缙衣老尼等他走到门口，有气无力的道：“记住，铁是山中石，东山之石，可以攻错。”

南振岳已到门口，听得一怔，他不知缙衣老尼这两句似偈非偈的话，究竟什么意思？抬目瞧去，缙衣老尼已经闭着双目，状似入定，一时不敢再问。

只好把这两句话，在心中想了一遍，然后恭敬的道：“晚辈记住了。”

缙衣老尼没再作声，南振岳悄悄退出禅房，仰脸看看天色，已快近二鼓，纵身跃出围墙，牵过马匹，循着碎石小径，穿出竹林，就翻身上马，一抖缰绳，黄骠马立即洒出四蹄，朝前面路上奔去！

他因时光不早，急于赶上镇集，找个客栈落脚。

自己从没出过门，这次由山东赶来河南，是师傅开好了路程单，一路上，何处打尖，何处投宿，注得十分详细，自己只须按单赶程。

如今还要赶到云南乌蒙山去，这趟路程何止千里？自己只知云南在云岭之南，古为滇国，已是西南边陲，乌蒙山不知又在哪儿？

他一路沉思，坐下马匹，一阵工夫，已奔出四五里路，突听不远处一株大树后面，传来一声沉喝：“站住！”

话声入耳，但见人影一闪，马前现出一个身穿灰色僧袍的大僧人，横拦路前！

南振岳瞧得一怔，不知这僧人何故拦路？他生性敦厚，恐怕自己马匹撞了人家，赶紧勒住缰绳，一面拱拱手道：“大师父拦住在下去路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那高大和尚目光炯炯，满脸都是怒容，冷漠的道：“贫僧斗胆，想请施主随贫僧回去！”

南振岳奇道：“大师父要在下到那里去？”

高大和尚道：“施主何用明知故问？自然是回少林寺去了。”

少林寺数百年来，一直领袖武林，江湖上人，提起少林寺，无不肃然起敬，南振岳听他说出“少林寺”三字，不由一惊，连忙一跃下马，拱手道：“大师父原来是少林高僧，在下失敬之至，不知大师父法号如何称呼？”

高大僧人不耐的道：“贫僧超凡，施主快随贫僧去吧！”

南振岳瞧他神态倨傲，说话时一副盛气凌人模样，心中暗想：久闻少林寺清规素严，这超凡和尚对人，何以如此傲慢？一面拱手道：“在下久闻宝刹盛名，蒙师父宠邀，自当登山参拜，只是在下尚有要事……”

超凡和尚冷笑道：“施主急于赶回云南，可是你师傅等着你送药回去？”

南振岳听得一怔，奇道：“原来大师早已知道，家师旧伤复发，要在下前来求寻灵方。”

超凡和尚点点头道：“施主果然坦白，但在江湖上行走的武林朋友，大概都知道少林寺的规矩，来时容易去时难，施主居然敢夜闯少林寺，盗走大旗丹……”

南振岳愈听愈奇，自己几时夜闯少林寺，盗走他们什么大旗丹？莫非他认错了人，这就不待他说完，摇手道：“在下刚从紫竹庵来，大师父莫要认错了人？”

超凡和尚大笑道：“贫僧那会认错，施主方才不是已经承认了吗？”

南振岳道：“在下承认了什么？”

超凡和尚道：“施主方才不是说过，你师傅走火入魔，前来求取灵药？”

南振岳道：“不错，家师旧伤复发，命在下前来求取灵方，谁说走火入魔？”

超凡和尚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旧伤复发，才会走火入魔，施主不是急于赶回云南去吗？”

南振岳皱皱眉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求取灵方，因其中一味主药，只有云南才有，所以急于赶路。”

超凡和尚道：“这不就全对了，哈哈，施主纵然身负绝学，只怕也难以闯得出嵩山一步，依贫僧相劝，施主还是快把大旗丹缴出，随我回寺，听候方丈发落。”

南振岳不禁心头火起，怒笑道：“在下敬重大师是少林寺高僧，大师父怎能如此武断，在下刚从紫竹庵来，夜入贵寺，盗走大旗丹的也许另有其人……”

超凡和尚打量了他一眼，冷笑道：“贫僧据报，入寺盗走大旗丹的人，就是施主这个模样！”